

方志敏烈士遺著

可愛的新中國

丁巳年正月

丁巳年正月

可 愛 的 中 國

方志敏烈士遺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4 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號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號 79 字數 19,000 開本 787×1092 耗 $1/32$ 印張 $1\frac{1}{2}$ 插頁 3

195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2 月北京第 24 次印刷

印數 1705001—1765000 冊

定價(5) 0.15 元

前記

這是方志敏烈士的遺著，去年十月曾由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過三千冊；我們現在就是根據影印本排印的。

關於這些遺著的來歷，在影印本的卷首有馮雪峰同志的『說明』，現在也附錄于書後，這裏不重敘了。

原稿偶見的筆誤，在這鉛印本上都已加以改正，不一一註明了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二年四月



方志敏烈士画像

CAB 60/10

統一書号:10019·79

定 价: 0.15 元

目次

前言

一

可愛的中國

四

遺信

三七

附錄

影印本說明

三九

清 貧

我從事革命鬥爭，已經十餘年了。在這長期的奮鬥中，我一向是過着樸素的生活，從沒有奢侈過。經手的款項，總在數百萬元；但爲革命而籌集的金錢，是一點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業。這在國民黨的偉人們看來，頗似奇蹟，或認爲誇張；而矜持不苟，捨己爲公，却是每個共產黨員具備的美德。所以，如果有人問我身邊有沒有一些積蓄，那我可以告訴你一樁趣事：

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——一個最不幸的日子，有兩個國民黨軍的兵士，在樹林中發現了我，而且猜到我是什麼人的時候，他們滿肚子熱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，或者搜出一些金鐲金戒指一類的東西，發個意外之財。那知道從我上身摸到下身，從襖領捏到襠底，除了一隻時錶和一枝自來水筆之外，一個銅板

都沒有搜出。他們于是激怒起來了，猜疑我是把錢藏在那裏，不肯拿出來。他們之中有一個，左手拿着一個木柄榴彈，右手拉出榴彈中的引線，雙腳拉開一步，作出要拋擲的姿勢，用凶惡的眼光釘住我，威嚇地吼道：

『趕快將錢拿出來，不然就是一炸彈，把你炸死去！』

『哼！你不要作出那難看的樣子來吧！我確實一個銅板都沒有存；想從我這裏發洋財，是想錯了。』我微笑着淡淡地說。

『你騙誰！像你當大官的人會沒有錢！』拿榴彈的兵士堅不相信。

『決不會沒有錢的，一定是藏在那裏，我是老出門的，騙不得我。』另一個兵士一面說，一面弓着背重來一次將我的衣角褲襠過細的捏，總企望着有新的發現。

『你們要相信我的話，不要瞎忙吧！我不比你們國民黨當官的，個個都有錢。我今天確實是一個銅板也沒有，我們革命不是爲着發財啦！』我再向他們解釋。

等他們確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麼的時候，也就停手不搜了；又在我藏躲地方

的週圍，低頭注目搜尋了一番，也毫無所得，他們是多麼地失望啊！那個持彈欲放的兵士，也將拉着的引線，仍舊塞進榴彈的木柄裏，轉過來搶奪我的錶和水筆。後彼此說定錶和筆賣出錢來平分，才算無話。他們用懷疑而又驚異的目光，對我自上而下地望了幾遍，就同聲命令地說：『走吧！』

是不是還要問問我家裏有沒有什麼財產？請等一下，讓我想一想，啊，記起來了，有的有的，但不算多。去年夏天我穿的幾套舊的汗褂褲，與幾雙縫上底的線襪，已交給我的妻放在深山塢裏保藏着——怕國民黨軍進攻時，被人搶了去，準備今年暑天拿出來再穿；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財產了。但我說出那幾件『傳世寶』來，豈不要叫那些富翁們齒冷三天？

清貧，潔白樸素的生活，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够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！

一九三五年五月廿六日寫于四庫。

可愛的中國

我很小的時候，在鄉村私塾中讀書，無知無識，不知道什麼是帝國主義，也不知道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，自然，不知道愛國爲何事。以後進了高等小學讀書，知識漸開，漸漸懂得愛護中國的道理。一九一八年愛國運動波及到我們高小時，我們學生也開起大會來了。

在會場中，我們幾百個小學生，都懷着一肚子的憤恨，一方面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無厭的侵略，另一方面更痛恨曹、章等賣國賊的狗肺狼心！就是那些年青的教師們（年老的教師們，對於愛國運動，表示不甚關心的樣子），也和學生一樣，十分激憤。宣佈開會之後，一個青年教師跑上講堂，將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滅亡中國的廿一條，一條一條地邊唸邊講。他的聲音由低而高，漸漸地吼叫起來，

臉色漲紅，漸而發青，頸子漲大得像要爆炸的樣子，滿頭的汗珠子，滿嘴唇的白沫，拳頭在講棹上搥得碰碰響。聽講的我們，在這位教師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動之下，那一個不是鼓起嘴巴，睜大着眼睛——每對透亮的小眼睛，都是紅紅的像要冒出火來；有幾個學生竟流淚哭起來了。朋友，確實的，在這個時候，如果真有一個日本強盜或是曹、章等賣國賊的那一個站在我們的面前，那怕不會被我們一下打成肉餅！會中，通過抵制日貨，先要將各人身邊的日貨銷燬去，再進行檢查商店的日貨，並出發對民衆講演，喚起他們來愛國。會散之後，各寢室內扯抽屜聲開箱籠聲，響得很熱鬧，大家都在急忙忙地清查日貨呢。

『這是日貨，打了去！』一個玻璃瓶的日本牙粉扔出來了，扔在階石上，立即打碎了，淡紅色的牙粉，飛洒滿地。

『這也是日貨，踩了去！』一隻日貨的洋磁臉盆，被一個學生倒仆在地上，猛地幾腳踩回下去，磁片一片片地剝落下來，一脚踢出，磁盆就像含冤無訴地滾到

牆角裏去了。

『你們大家看看，這床蓆子大概不是日本貨吧？』一個學生雙手捧着一床東洋蓆子，表現很不能捨去的樣子。

大家走上去一看，看見蓆頭上印了『日本製造』四個字，立刻同聲叫起來：

『你的眼睛瞎了，不認得字？你捨不得這床蓆子，想做亡國奴？』不由分說，大家伸出手來一撕，那床東洋蓆，就被撕成碎條了。

我本是一個苦學生，從鄉間跑到城市裏來讀書，所帶的鋪蓋用品都是土裏土氣的，好不容易弄到幾個錢來，買了日本牙刷，金鑽石牙粉，東洋臉盆，並也有一床東洋蓆子。我明知銷燬這些東西，以後就難得錢再買，但我爲愛國心所激動，也就毫無顧惜地銷燬了。我並向同學們宣言，以後生病，就是會病死了，也決不買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。

從此以後，在我幼稚的腦筋中，作了不少的可笑的幻夢；我想在高小畢業

後，即去投考陸軍學校，以後一級一級地升上去，帶幾千兵或幾萬兵，打到日本去，踏平三島！我又想，在高小畢業後，就去從事實業，苦做苦積，那怕不會積到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私，一齊拿出來，練海陸軍，去打東洋。讀西洋史，一心想做拿破崙；讀中國史，一心又想做岳武穆。這些混雜不清的思想，現在講出來，是會惹人笑痛肚皮！但在當時我却認為這些思想是了不起的真理，愈想愈覺得津津有味，有時竟想到幾夜失眠。

一個青年學生的愛國，真有如一個青年姑娘初戀時那樣的真純入迷。

*

*

*

朋友，你們知道嗎？我在高小畢業後，既未去投考陸軍學校，也未從事什麼實業，我却到N城來讀書了。N城到底是省城，比縣城大不相同。在N城，我看到了許多洋人，遇到了許多難堪的事情，我講一兩件給你們聽，可以嗎？

只要你到街上去走一轉，你就可以碰着幾個洋人。當然我們並不是排外主義

者，洋人之中，有不少有學問有道德的人，他們同情于中國民族的解放運動，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和侵略，他們是我們的朋友。只是那些到中國來賺錢，來享福，來散播精神的鴉片——傳教的洋人，却是有十分的可惡的。他們自認為文明人，認我們為野蠻人，他們是優種，我們却是劣種；他們昂頭闊步，帶着一種藐視中國人、不屑與中國人為伍的神氣，總引起我心裏的憤憤不平。我常想：『中國人真是一個劣等民族嗎？真該受他們的藐視嗎？我不服的，決不服的。』

有一天，我在街上低頭走着，忽聽得『站開！站開！』的喝道聲。我抬頭一望，就看到四個綠衣郵差，提着四個長方扁燈籠，燈籠上寫着：『郵政管理局長』幾個紅扁字，四人成雙行走，向前喝道；接着是四個徒手的綠衣郵差；接着是一頂綠衣大轎，四個綠衣轎夫抬着；轎的兩旁，各有兩個綠衣郵差扶住轎杠護着走；轎後又是四個綠衣郵差跟着。我再低頭向轎內一望，轎內危坐着一個碧眼黃髮高鼻子的洋人，口裏啣着一枝大雪茄，臉上露出十足的傲慢自得的表情。『啊！